

博物学视野下的南昆豹猫文化传播与发展路径反思

谢康达¹, 秦凤梅^{2*}

¹ 广西民族大学科技史与科技文化研究院 广西南宁

² 攀枝花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川攀枝花

【摘要】九连山余脉南昆山深处的豹猫华南亚种，在历史上与粤中客家人民和谐共生，形成了以传统博物学知识为核心的南昆豹猫文化。目前，永汉镇在“百千万工程”建设以南昆豹猫文化为核心打造了豹猫“汉宝”作为镇圩 IP 景观，促进了当地生态旅游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经济效益。但是，IP 的过度“萌化”违背了博物学“自然志”传统，导致南昆豹猫文化的传播正面临符号浅层化、生态意义弱化及在地文化认同断裂等困境，难以真正形成“人-兽-环境”的生命共同体叙事。基于永汉镇圩和南昆山的田野调查中获取的博物学、人类学材料，以及相关地方志文献，在一阶博物学的视域下对南昆豹猫文化的传播现状进行分析，发现永汉镇关于南昆豹猫文化传播的实践本质上是“发明的传统”。南昆豹猫文化传播的根本困境，是传播学“萌文化”与博物学“自然志”传统的割裂。这也导致南昆豹猫文化的传播现状，在认知链条上仅体现为浅层视觉奇观，而非博物学自然志传统的“观察-记录-阐释”。

【关键词】南昆豹猫文化；永汉镇圩；“萌文化”；自然志；“传统的发明”

【基金项目】广西民族大学科技史与科技文化研究院“科学技术史”学科建设项目（DC2400003098）

【收稿日期】2026 年 5 月 30 日

【出刊日期】2026 年 6 月 18 日

【DOI】10.12208/j.ssr.20260223

Reflection on the the development path and dissemination of Nankun Prionailurus bengalensis culture under the aspect of natural history

Kangda Xie¹, Fengmei Qin^{2*}

¹Guangxi Minzu University,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Science & Technology, Nanning, Guangxi

²Panzhihua University, Panzhuhua, Sichuan

【Abstract】The South China subspecies of prionailurus bengalensis tigrin, which distribute in the depth of Nankun Mountains, where belongs to the stretching branch of Jiulian Mountain, lived in harmony with the Hakka people in central of Guangdong during the history, forming the Nankun Prionailurus bengalensis culture centered around the traditional natural history knowledge. At present, Yonghan has created an IP landscape called ‘Hanbao’ centered on the Nankun prionailurus bengalensis culture at the town centr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roject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roject for Hundreds of Counties, Thousands of Towns, and Myriads of Villages’, which has brought certain economic benefits to the local area through ecological tourism. However, due to the excessive ‘sprouting’ of the IP, which violates the tradition of ‘naturalis historia’ in natural history, the dissemination of Nankun Prionailurus bengalensis culture is facing difficulties such as the superficiality of symbols, the weakened ecological significance and the broken identity of local cultural, which make it difficult to truly form a ‘human-animal-environment’ life community narrative. Through the natural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materials collected during the fifteen days of fieldwork on the prionailurus bengalensis culture IP in the core area of Yonghan Town and the Nankun Mountains, with the local chronicle literatures, it can find out that the practice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Nankun prionailurus bengalensis culture in Yonghan Town is an ‘invented tradition’ in essence. The root dilemma in the dissemination of Nankun prionailurus bengalensis culture is the gap between the ‘moe culture’ of the media culture and the ‘naturalis historia’ tradition of the natural history studies, which leads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第一作者：谢康达

*通讯作者：秦凤梅

dissemination of the Nankun prionailurus bengalensis culture, is only reflected in the cognitive chain as a shallow visual spectacle, rather than the traditional ‘observation-record-interpretation’ of ‘naturalis historia’ tradition of natural history.

【**Keywords**】Nankun prionailurus bengalensis culture; The core area of Yonghan Town; “moe culture”; Naturalis historia;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引言

关于豹猫的传统研究以保护生物学为主, 多关注豹猫作为野生自然物种与生态系统的互动关系, 主要强调物种基因的存续与栖息地的修复。然而, 动物保护实践中生物属性与文化属性的分离, 往往导致相关工作通常具有“重生态轻文化”的局限性。

当前, 在全球文旅融合与地方 IP 开发浪潮的推动下, 动物形象作为文化符号正日益成为区域文化发展与传播的重要策略。但是, 当现代媒介文化的叙事逻辑凌驾于物种的生态位之上时, 极易产生“形象萌化”与“生态本真”的张力, 使文化符号的深度与可持续性面临严峻挑战。因此, 将人类生态学与文化遗产研究相结合, 寻找一条兼顾生物保护与文化传承的发展路径^[1], 是当前豹猫和豹猫文化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笔者分别于 2024 年 7 月与 2025 年 9 月在永汉镇圩和南昆山自然保护区, 通过入户访问、深度访谈、横断面行走、参与式观察、口述史等方法, 针对南昆豹猫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展开了共计约十五天的定点历时性田野调查, 访谈当地农户、商户、民宿负责人、保护区管理人员、政府有关人员累计约四十人, 并持续于线上跟踪调查南昆豹猫文化的传播情况。研究聚焦广东省惠州市龙门县永汉镇“百千万工程”建设过程的文旅实践, 在博物学“观物知理”的传统“自然志”视野下, 剖析南昆豹猫文化在“传统的发明”过程中呈现的符号重构, 并揭示其在与现代传播技术、消费文化的互动中面临的“博物学失语”困境。

1 豹猫与豹猫文化

1.1 自然选择的“生存艺术家”

豹猫(拉丁学名: *Prionailurus bengalensis*) 在动物分类学上属于猫科豹猫属, 是典型的独居动物, 其食源以啮齿类小型动物为主(占食物总量 60%以上), 具有广域的适应性。这一物种在欧亚大陆的分布范围极广, 横跨北纬 20°至 40°, 南及南亚次大陆、中南半岛, 向北到俄罗斯远东和朝鲜半岛, 从俄罗斯远东的锡霍特山脉(海拔 1500 米)延伸到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

雨林(海拔 50 米), 均能看到其踪迹^[2]。在中国, 除西部和北部干旱区以外, 各地也均有豹猫分布记录。

豹猫体型最显著的标志是其背部与侧腹的“钱斑”以及从额头延伸至背部的黑色条纹, 形状类似由古代钱币串成的“护身符”。这一斑驳毛色与其遍布全身的圆形或椭圆形斑点, 不仅镌刻着自然选择的密码, 更承载着粤中客家人民“人兽共生”的生态智慧。

1.2 与人共生: 从“猎物”到“文化符号”的千年纠葛

豹猫与人类的互动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 从 5400 年前的仰韶文化(5000~3000BCE)到 1800 年前的东汉末期(184~220CE), 在长达 3500 余年的时间里, 豹猫和中国人维持着共栖的关系^[3], 因为豹猫身上的斑点很像中国的铜钱, 所以豹猫在中国也被称作钱猫^[4]。但是, 在中国古代农耕社会, 豹猫因捕食鸡鸭, 也被人们列为“害兽”; 东南亚部分部落还认为其“会偷小孩的靈魂”, 需通过仪式驱赶。

20 世纪 50-80 年代, 伴随着全球豹猫皮毛年交易、豹猫居住地功能的转变、豹猫下山与村民发生冲突导致的报复性猎杀, 豹猫数量锐减, 20 世纪 90 年代豹猫被《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列入附录 II(限制贸易)。据 IUCN 的评估, 目前全球野生豹猫数量估计约 100 万只, 但部分亚种仍处于极危状态^[5]。

1.3 南昆山地区的豹猫物种资料

南昆山地区的豹猫属于我国分布最广的豹猫亚种——华南亚种(*Prionailurus bengalensis tigrina*), 其背部毛色以橘黄或棕黄为主, 较北方亚种更鲜艳; 黑色斑点呈规则的“钱斑”状(圆形或椭圆形), 斑纹间距较宽, 阳光下泛着金属光泽, 民间称其为“金钱豹猫”。

南昆山及其山脚的龙门县, 自明清时期以来便是粤中客家地区重要的林业产区。清康熙年间编修的《龙门县志》中, 便记载了“猫”、“香狸”^[6,7]; 清道光年间与民国抗战前夕编修的《龙门县志》, 对“狸”进行了详细介绍, 其中包括了“猫狸”^[8,9], 即如今的豹猫^①; 屈大均《广东新语》“香狸”条下亦有“有豹猫,

^① 清代李调元著《南越笔记·卷九》“香狸”条中记载“有猫狸, 文如锦钱”(参见李调元.南越笔记(三): 卷 9·香狸[M].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123.); 清嘉庆年间与民国时期的《增城县志》, 也有“多狸(注: ……有猫狸, 又有名香狸, 其肉甚香)”的记载(参见赵俊.增城县志: 卷之一: 物产[O].嘉庆二十五年/同治十年刻本: 7b.; 王思章.增城县志: 卷之九: 物产[O].民国十年: 9b.). 上述三处记载, 结合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卷二十一: 兽语》中的记载(见后), 可知《龙门县志》中的“猫狸”即为如今的“豹猫”。

文如锦钱”的记载^[10],与岭南民间文化中“连钱纹”这一吉祥纹样相仿。现代动物学研究也证实,豹猫华南亚种的斑点密度(每平方厘米 3-4 个)确实高于其他亚种,且边缘清晰,形似古代方孔钱。

从清代县志的记录,到现代的种群保护,斑点似“锦钱”的豹猫,命运始终与粤中客家地区的山水、人文紧密相连。本研究通过田野调查,挖掘民间文化中关于豹猫的传统知识、记忆,有助于更好地突破现代动物保护实践中“生物-文化”二元对立的痼疾。

2 南昆豹猫文化与永汉镇圩豹猫“汉宝”IP



图1 永汉镇街区的豹猫“汉宝”雕塑(“抓杯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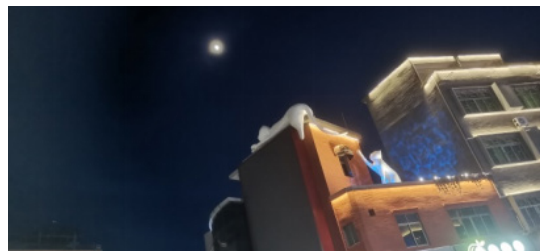


图2 永汉镇街区的豹猫“汉宝”雕塑(“抓蝶猫”)



图3 永汉镇街区的豹猫“汉宝”壁画(“嬉戏猫群”)

永汉镇圩的“寻猫之旅”项目,不仅激活了增龙路商业生态,而且推动了“永汉生活”小城市品牌的体系化建设^②，“环南昆山-罗浮山”最美旅游公路建设也促使公路沿线民房造型融入了岭南传统杉木屋元素,形成了“IP 驱动空间重塑—场景激活流量—产业反哺社区”的乡村振兴新范式。例如,在闲置空间的改造中,

河滩地转型为榄仔广场^③,河旁村落的草地蜕变为“工业风”酒吧群;在旧房改造中,镇圩的荒废农房被改建为夯土民宿,供销社地块被改造为口袋公园。同时,永汉镇也结合现代科学技术进行了深度文旅创新,如在镇圩会客厅旁交通路口设置的两个荧屏幕中循环播放的视频,其内容均包括了以裸眼 3D 和平面影像的形式

^② 在田野调查中,笔者发现镇圩原有的五金店、果蔬店、文具店逐渐转型为奶茶店、炸鸡店、猫咖。

^③ 即下文提到的“光影艺术季”的主会场。

展现的南昆豹猫形象；在“光影艺术季”活动中，当地政府也通过烟花秀与主题音乐会，以无人机编队和纱幕全息投影的形式展示“永汉生活·寻猫之旅”图案，使游客在“音景融合”中沉浸式体验南昆豹猫文化 IP。

2.2 豹猫“汉宝”IP 传播现状

为更好传播南昆豹猫文化，永汉镇在镇圩建成了 20 余处豹猫“汉宝”雕塑、壁画，覆盖核心商圈（如中心广场、餐饮店、宠物猫咖店）、交通节点（以增龙路为中心，覆盖镇圩）及生活区（如公厕、学校），并在夜间与灯光系统相配合，通过水波纹、星空投影与蓝光背景的创意组合强化互动性，形成了良好的视觉符号。在传播活动方面，当地政府指导大学生“三下乡”项目、“百千万工程”突击队开展有关活动，进行电箱彩绘、线上“云打卡”等新媒体宣传等工作。

但是，通过参与式评估方法对实地田野调查以及线上跟踪访问的结果进行分析，笔者发现南昆豹猫文化 IP 的发展现状，相较于四川大熊猫、秦岭金丝猴、西宁雪豹等其他地区的特色野生动物的文化 IP，存在以下核心问题。

(1) 符号意义单一，IP 认知与在地文化割裂。本土原住民仅视雕塑和壁画为“外观美化”，更关注镇圩的交通、基建问题（“有地方晚上可以散步就行”“希望早点把路修好”），年纪较大人群多被动接受 IP 文化（“不喜欢奶茶、炸鸡、‘打卡’这些年轻人的东西”），难以形成根本性的群体文化认同。

(2) 在地文化资源未激活，传播渠道效能不足，线上传播浅层化。“云打卡”集章活动也未根本性触及深度文旅内容，中草药（南药野生植株）、非遗美食（艾

糍、糯粽、永汉肠粉）等特色文化资源与豹猫“汉宝”IP 结合度不高，且当地政府暂无计划将豹猫“汉宝”IP 引出镇圩。

(3) 传播主体参与失衡，产业联动失效，旅游分流矛盾。政府单边推进“豹猫小镇”建设，而圩镇民宿与高端温泉山庄客群割裂（“公路坑坑洼洼影响山庄住户出入、往返永汉镇圩”），永汉镇政府在与温泉企业的合作中也未能实现“广告位对等”。

(4) 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相关设施后期维护困难。笔者时隔一年的两次定点跟踪发现，镇圩雕塑、壁画磨损痕迹明显（“雕塑和建筑外墙的维护只有环卫年均一次打扫，民宅、商户标牌需自行处理”），加装的交通设施、房屋外立面的更新影响观赏效果。

(5) 学校课程未融入豹猫相关知识，教育渗透缺失。年轻一代表示“生物课涉及的本地物种不多”“只有在跟随父母上山采药的过程中偶有见到野生豹猫”，甚至豹猫这种生物“只存在于老人家的故事中”“在建雕塑前都不知道永汉有豹猫存在”。

3 南昆豹猫文化的符号消解困境

3.1 南昆豹猫文化的传统发明与符号重构

在《传统的发明》一书中，历史学家埃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指出：“‘被发明的传统’意味着一系列实践，通常受制于明示或默示的规则，并具有仪式性或象征性；它们试图通过重复来灌输特定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从而自动暗示与过去的连续性”^[1]。本研究中永汉镇圩以“寻猫之旅”项目为代表的南昆豹猫文化的传播实践，正是此类“发明的传统”的典型诠释。



图 4 永汉镇圩的这处壁画，因加装交通设施影响观赏

注：左图为笔者 2024 年 7 月田野调查时所摄，右图为笔者 2025 年 9 月田野调查时所摄。而图对比，发现由于在此处壁画旁加装的监控，以及未及时修剪的树枝，导致此处壁画无法定点观察摄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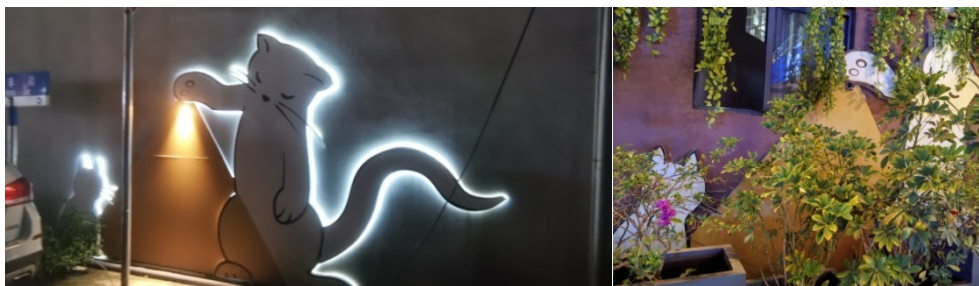


图5 永汉镇圩的这处浮雕，因房屋外立面翻新影响观赏

注：左图为笔者2024年7月田野调查时所摄，当时的浮雕配合灯光，栩栩如生；右图为笔者2025年9月田野调查时所摄，已被迁至另一个地方，新处所的房屋外立面长满藤蔓，原有的灯光效果也荡然无存。经访谈询问周围商户，得知，浮雕原来所在的地方，房屋外立面进行翻新，被迫拆除，置于现在的地方。



图6 永汉镇圩的豹猫“汉宝雕塑”（中国移动猫）前后改造

注：左图为笔者2024年7月田野调查时所摄，当时的雕塑还是白色玻璃钢造型；右图为笔者2025年9月田野调查时所摄，表面已换成金色，旁置一元宝，形似“招财猫”。

作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的豹猫，原本是居住于南昆山深处的夜行性动物，在经过现代传播学文化的“萌化”处理后，被转化为“寻猫之旅”的互动仪式与“豹猫小镇”的核心符号，原本的生态符号实现了仪式化再造，“传统的发明与过去建立了连续性”^[15]。豹猫“汉宝”IP、豹猫雕塑（如“抓杯猫”）及光影艺术图案（如“神猫登月”）的命名，构建了“保护动物-文化象征-在地认同”的连续性叙事，使豹猫由野生物种转译为“永汉生活”品牌的象征性符号。此外，在“寻猫之旅”的集章打卡活动中，游客被“灌输团体成员身份的价值、权利、义务，来完成发明的实践”^[15]，这一规则化的旅游活动强化了“发明的传统”的“重复性”特征，使南昆豹猫文化实现了从静态符号向动态社会仪式的现代性转化，并通过“共同体凝聚”实现了“体验经济增值”。

总之，在如今数字时代的文化再生产过程中，霍布鲍姆关于工业化背景下的仪式的论述，仍起着理论

指导作用。永汉镇在“光影艺术季”中通过无人机、3DMapping等技术，创造了新的“数字仪式”；返乡青年在将废弃农房改造为夯土民宿和“工业风”酒吧时融入的豹猫IP元素，也使得相关的共同发明机制具备了实践的可能性，即“任何需要反复实施的社会实践活动，为图便利和效率，都往往会形成一套惯例和常规”^[15]。

3.2 传播学“萌文化”阻碍了南昆豹猫文化IP的发展

“萌文化”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日本御宅文化，最早是对可爱事物的喜爱和追捧，以及对幼态化、拟人化形象的审美与情感投射，兼具情感疗愈与符号消费双重功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传入中国后，历经“符号移植—文化重构—产业融合”三阶段演化的本土化演进^[12]，逐渐从亚文化现象发展为当代中国文化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力量。“萌文化”的跨媒介叙事，以及集体情感仪式的构建，“萌物”使传播受众获得更多情感代

偿, 在当代中国文旅 IP 建设中展现出强大的情感动员与消费驱动力。尤其是在空间沉浸设计中, “萌化地标”制造的审美张力, 重构了空间的文化语义, 成为了城市建设的文化符号。

然而, “萌文化”在动物文化传播中的滥用, 以及在地文化基因与现代传播媒介的脱节, 会带来不可避免的美学殖民问题。永汉镇圩豹猫“汉宝”IP 的传播实践, 割裂了作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的南昆豹猫与南昆山的生态系统和粤中客家文化之间固有的整体性的联系, 其生态危机被“萌文化”的叙事逻辑去严肃化, 导致游客“在没有仔细关注‘传统的发明’的情况下, 不可能充分了解相关文化”^[15], 自然教育的深层维度也因此逐渐缺失。

此外, 豹猫是居于食物链顶端的夜行性捕食者, 其野生习性极具警觉性与领地意识。但是, 在豹猫“汉宝”IP 中, 豹猫的形象却被简化为“抓奶茶杯”和“嬉戏打闹”的萌态造型。这种选择性提取“可爱”的单一一切面的造型设计, 虽契合了传播学“萌文化”所追求的“婴儿图式”审美偏好(圆眼、大头身比), 却剥离了这一物种的真实生态属性。

在博物学和生态学中, 豹猫是多维客体, 与动物行为学、栖息地保护等生物学要素紧密关联。然而, 在永汉镇圩的“寻猫之旅”项目的“集章打卡”活动中, 游客的注意力更多集中在对豹猫雕塑位置的搜寻, 而非对活体豹猫行为的直接观察; 光影秀、无人机表演等技术仪式, 也主要服务于现代性所强调的浅层娱乐体验。这种“伪生态秀”导致公众对豹猫的认知, 仅停留在简单的“可爱形象”层面, 媒介文化难以转化为具体生态保护实践。

当前, 豹猫“汉宝”IP 的萌化形象的构建, 高度依赖政府与商业资本主导, 缺乏社会参与。与传统的动物园和自然博物馆相比, 参加永汉镇“寻猫之旅”活动的游客既未直接观察豹猫的野外活动, 也无法通过观看影像资料的形式达到理解物种保护的目。这种娱乐化叙事逻辑, 遮蔽了豹猫的生存危机, 导致南昆豹猫文化 IP 出现了严重的意义真空问题。

4 南昆豹猫文化发展困境的博物学分析

4.1 关于博物学与自然志传统

西方的博物学发轫于亚里士多德及其学生塞奥弗拉斯特的“范畴论”、“相论”和“定义=属+种差”概念。之后的“博物学”基本研究范式, 包括古希腊的“调查与描述”传统(希腊文 $\iota\sigma\tau\omicron\rho\iota\alpha$)、老普林尼“描述性与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汇总”式的自然志(Natural

History)传统, 以及中世纪时期神学框架下的自然阐释, 即“自然神学”。

近代, 伴随殖民扩张, 16-18 世纪发展出“帝国博物学”, 以动植物的分类学为主导, 强调殖民知识的生产与全球资源的掠夺。20 世纪, 伴随着系统科学与复杂性科学而形成的生态科学, 使得在现代分子生物学冲击下逐渐走向衰落的博物学与自然志传统, 以其整体性认知方式在生态批评中得以复兴, 其中以威尔逊倡导“亲生命性”、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 以及美学思潮中的“自然主义美学”和“博物诗学”为代表。进入 21 世纪, 人类学的动物文化研究中, 新兴的“博物民族志”与“多物种民族志”, 也以“生命共同体”的新框架取代传统民族志研究的“主客体二分”立场, 主张对社会文化系统中人与自然万物共生关系的描述, 强调动物作为文化符号起到的承载族群记忆的作用^[13]。

与之相对应, 中国的博物学, 起源自先秦“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儒家传统, 以经世致用和格物致知为本, 融合了动植物、矿物等自然知识与神话、艺文中的人文叙事, 形成了“博物—格物—致知”的认知链条, 体现了“微言大义”的儒家价值观。

博物学的当代实践中, 观鸟活动、物种监测等公众参与科学(Citizen Science)的活动, 塑造了业余博物学家群体, 其观测数据推动了民主化和大众化的生态学研究; 自然博物馆的展陈与科普实践创新, 也通过问题导向式的研学活动使人们的自然认知意识得以重构, 并通过强调观察、记录和描述自然万物的自然教育课程, 在跨学科实践中实现了“科学+艺术”的自然美学叙事。

4.2 南昆豹猫文化传播与发展中的博物学困境剖析

当前, 在永汉镇圩豹猫“汉宝”IP 的传播实践中, 博物学“自然志传统”强调的对生物形态学、行为学的“观察-记录-阐释”系统性认知被“萌文化”的单一审美维度取代, 博物学精神遭到了工业化和文化资本化的挤压, 暴露了当代文旅开发中自然符号的深层矛盾。由于地方文化中在地化的记忆被碎片化的萌系符号取代, 游客对豹猫的认知仅停留在扁平化的浅层视觉符号, 豹猫的自然本真性因此被“萌文化”的娱乐化叙事稀释, 博物民族志倡导的社区共治也遭到了行政化运营的消解, 文化出海与生态价值的双重输出因此受阻。

从博物学视角审视永汉镇圩豹猫“汉宝”IP 的传播实践, 豹猫对鼠类种群的控制功能与对森林生态指示作用, 在萌化叙事中完全缺席, “光影艺术季”中的

现代科技展演,也在形式上将南昆豹猫文化简化为视觉奇观。粤中客家文化中“人猫共生”的记忆以及相关本土知识,在符号消费中沦为了浅层装饰,符号叙事停留于浅层审美,未能真正通过一阶博物学实践活动的系统性认知引导公众从“可爱认同”转向“生态责任”。

同时,由于南昆豹猫文化IP的建设呈现政府单边推进特征,村民对南昆豹猫文化的阐释权受限,使永汉镇圩的“寻猫之旅”项目陷入了参与式知识生产机制与功利性开发的冲突,进一步加剧了传播的生态伦理危机。尽管在“光影艺术季”中,永汉镇政府运用无人表演、纱幕全息投影等科技手段呈现出“神喵登月”等极具奇观性的场景,但对比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问题导向研学”,永汉镇圩的实践未能真正实现科技与豹猫的生物学特性的结合。这种工具理性对生态伦理的压制,使豹猫“汉宝”IP仅仅是现代传播学的文化消费符号,未能形成兼具“科学精准性与文学审美性”的自然主义美学叙事逻辑,违背了“在地知识生产”的博物学精神,导致潮流的滤镜在“传统的发明”中逐渐绑架了自然。

总之,南昆豹猫文化IP的传播与发展困境本质上是当代生态文旅开发中普遍存在的“博物学失语”问题:一阶博物学观察与对物种生态习性的记录让位于视觉消费,探讨人与自然关系的二阶博物学研究缺乏学术支撑,通过社区对生态文化意义进行阐释的三阶博物学反思也被地方经济诉求所垄断。这种三重维度的博物学传统的断裂说明,在当代传播学逻辑下,动物文化IP难以与社区记忆形成有机联系,传统的阐释权让位于社会政治权力,未能形成自然主义美学中“自然与人文”的深度联结。豹猫的生物学特性在“汉宝”IP浅层萌化的冲击下,逐渐让位于碎片化符号消费,生态伦理的连续性叙事也因此发生了断裂。

5 结语

传统博物学强调“观察-记录-阐释”的系统性认知与“观物知理”的整体性认知,而永汉镇“寻猫之旅”的“萌打卡”活动,依赖“数据画像”精准定位消费市场,本质上是资本驱动的符号再生产,剥离了豹猫的生物学特性。也就是说,南昆豹猫IP文化发展困境的深层矛盾植根于博物学传统与萌文化逻辑的冲突,当豹猫的生态价值与真实生态位让位于“萌经济”效益,强调价值理性的博物学认知逐渐被强调功利性的情感消费替代,IP文化便逐渐沦为霍布斯鲍姆所批判的“统治工具”。

当前,豹猫“汉宝”IP的设计仍停留在“视觉装

饰层”,亟需通过政府、企业与居民等社区主体的参与激活历史文化记忆,并在深挖南昆豹猫文化内核的基础上通过文旅资源整合与产业绑定实现文化深植,进而实现IP从“城市美容”到“文化赋能”的升级。总之,只有以博物学为桥梁,在符号设计、社区参与与技术应用中重构“人-兽-环境”的共生叙事,在科学认知奠基、社区参与赋权、技术赋能联结的基础上,在文旅融合中深化“公众参与科学”的实践,才能使南昆豹猫文化得到可持续发展,使豹猫“汉宝”IP的萌感真正成为公众走向生态共同体的桥梁,进而实现文化符号与生命共同体的辩证统一。

参考文献

- [1] 侯一蕾.构建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融合发展新格局[J].绿色中国,2024(17):54-57.
- [2] Ghimirey Y, Petersen W, Jahed N, et al. *Prionailurus bengalensis*, The IUCN Red List of Threatened Species [EB/OL]. (2021-12-29)[2025-10-3]. <https://dx.doi.org/10.2305/IUCN.UK.2023-1.RLTS.T2231-38747A226150742.en>.
- [3] 韩雨,赵瑶瑶,罗述金.从豹猫到家猫——溯源中国古代伴生人类五千年的猫[J].中国科学:生命科学,2025,55(05):871-884.
- [4] 李小鹰.神奇的林间行者——豹猫 [N]. 重庆科技报, 2023-05-04 日.
- [5] Miller, C. 2011. *Prionailurus bengalensis*, leopard cat, Animal Diversity Web. [EB/OL]. (2011-04-19) [2025-10-03]. Phil M, John B edit, Animal Diversity Web. https://animaldiversity.org/accounts/Prionailurus_bengalensis/.
- [6] 杨燁.【康熙六年】龙门县志:卷之五:物产[M].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广州府志(二八):第465册.广东省地方志办公室辑刊.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29.
- [7] 成王左.【康熙二十六年】龙门县志:卷之五:物产[M].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广州府志(二八):第465册.广东省地方志办公室辑刊.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229.
- [8] 毓雯.【道光】龙门县志:卷三:物产[M].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广州府志(二八):第465册.广东省地方志办公室辑刊.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258.
- [9] 招念慈.【民国】龙门县志:卷十九:县物志[M].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广州府志(二八):第465册.广东省地方志办公室辑刊.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550.

- [10]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十一:兽语:香狸[M].北京:中华书局,1985:543.
- [11] E. 霍布斯鲍姆, T. 兰格.传统的发明[M]. 顾杭, 庞冠群译. 苏州:译林出版社.2020.
- [12] 温杏铃.ACGN 文化下萌系动物雕塑研究[D].江西:景德镇陶瓷大学,2025,P8-P11.
- [13] 彭兆荣. 博物民族志:一种基于不同物种“生命共同体”

的民族志新范式[J].民族研究,2023,(06):54-62+139-140.

版权声明: ©2026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 (OAJRC) 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